

维摩诘经，2014年6月12-13日，巴西圣保罗奥萨尔林 - 第二部分

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7iiv3H6-QA>

讲师：

如我们昨天所讨论的，
佛陀向不同的听众传法，
针对不同的……
怎么说？
不同类型的人，不同的根器。
当我们谈到根器的时候，
重要的是不要把它理解成一种高低之分。
众生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首先，为了便于理解，
我们在佛教里
大致将所有众生归类为六道。
而且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六道——
实际上有数十亿个界，无量无边，
我们无法……
是无法计数的，无边无际，
超越我们的想象。
只是为了便于理解，
便于交流与讲解，
我们才说六道。

六道以及所有这些对界的划分，
都源于不同的心理模式。
不同众生的心理模式，
来自于无量无边的因缘条件，
以及各种各样的情绪。
而不同的情绪，
就会带来不同的……怎么说？
因为有不同的情绪，
就会有不同的习气，不同的业。

你看，就像鱼……

好，所以……因此就有了不同的根器，
以及与这个世界不同的互动方式。

比如，鱼与我们所谓的"水"的互动方式
完全不同。

蚊子也一样——

它们与我们所说的"我的身体"的互动方式也完全不同。

它们可不会想：

"哦！这是你的身体，我来吃一口。"

所以不同的心……

当然，在这之上还有文化、习惯、教育、父母，所有这些。

在这些不同的界当中，

你会听到人道是最为优越的——

如果说有什么高低之分的话，

佛法通常会认为人道更为珍贵。

而这与我们建造了万里长城没有任何关系，

与我们造出波音飞机没有任何关系，

与我们能登上太阳……

我是说，登上月球，

也完全没有关系。

这纯粹是因为——人类不仅具有某种能力，

而且吊诡的是，

正是因为我们缺乏某些东西，

反而帮助我们理解佛法。

比如我们缺乏对很多事情的掌控，

而天神们却非常强大——

他们远比我们更有力量，那是天界。

正因为不像天神那么强大，

我们才有机会，才有那么一点点……

对佛法生起一些兴趣。

因为当你太强大、什么都有的时候，

你根本不会对佛法感兴趣。

所以，纯粹是因为佛法的缘故，

我们才把人道视为殊胜、珍贵、难得的。

即便在人道之中，

也有许多不同的类型。

我们每一个人，

思维方式都不同。

我们有不同的根器，

不同的心情，

与自己与他人互动的方式也不同——

内向、外向，

容易轻信、固执，

完美主义，

随随便便，

脾气急躁……

就是完全各不相同。

佛陀教导的对象是每一个众生，

不只是人类，而是所有有情。

当我说"教导"，

不一定是指祂坐在椅子上，打开一本书，

然后念诵偈颂那种方式。

祂以身、语、意……以一切方式传法。

有时祂通过创造各种因缘来传法。

就像《心经》，

以及昨天我们谈到的那些经典，

祂所创造的种种情境——

五百离车族人带着五百把宝伞到来的场景；

祂刻意安排那些人去问候维摩诘，

问他的健康状况如何。

不只是在人道，

祂以鸟的形象、以猴子、以昆虫、

以天神、以国王、

以妓女、以猎人的形象出现，

而每个众生所领受的，

也因其根器不同而有所不同。

所以，为了让我们更容易趋入佛法，

在研习佛典时，

我们有一套将佛陀教法分为两类的体系：

了义与不了义。

而且……这又是一个非常笼统的划分，

对某人而言是不了义的，

对另一个人来说未必是。

许多大乘经典，

当我们在西藏的藏传佛教学院研习时，

也有争论——

某某经典到底是了义经还是不了义经？

我个人来自某个传承，

受到某种影响，

或者说洗脑——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

这个传承会将《维摩诘经》或《金刚经》

视为直接开示，了义的教法。

是的，直接开示。

——另一部经是什么，仁波切？

——《金刚经》，梵文叫 Vajracchedika，就是“金刚断截经”。

昨天有几个问题被提出来，

非常重要。

我们昨天讨论的许多教法，

比如《心经》，很可能被误解，

所以我们要小心。

你知道，它可能被理解为：

“哦，一切皆空！”

没什么好做的，一切都是空性。

你必须区分人与道之间的差别。

当我们谈到“道”的时候，

是指它被传授的方式，

是指讨论的方式——

就像维摩诘对阿难说的：

"你认为佛陀生病了，这种想法是错的。"

但当我们谈到"人"的时候，

你是只在理智层面上理解这一点？

还是在实修层面？

或者，你是已经证悟了这一点的人？

这就让一个人……

这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当维摩诘对阿难说：

"你绝不应该认为佛陀有病。"

但就在最后，

维摩诘也把那杯牛奶给了他。

而在那个时刻，根据经文，

阿难同时也听到：

"为了一切有情众生，

为了那些尚不理解这种甚深道理的众生，

阿难仍应取来牛奶，供养佛陀。"

所以说，空性的教法，

比如我们昨天讨论的那些，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理解的。

那么，应该向谁讲授这些？

前尼采主义者？

前存在主义者？

应该向无神论者、不信者之类的人讲吗？

知识分子？

月称论师曾作过一段评论，

谈到这类教法应该向谁传授。

他划分了一个类别，

描述了适合传授空性教法的人。

你知道，月称是大学……

他来自那烂陀大学。

你会以为，就像如今的教授一样，

他会列出什么样的类别——
修完了什么学位，
完成了什么论文，
真正具有批判性和分析能力，
客观公正，如此这般——
基本上就是牛津那一类人。
但他一个都没有提到。
事实上，我认为他甚至不会……
他甚至不会考虑去向这类人传授任何东西——
更别说空性了。
因为这些人已经预设了答案，
然后才去寻找答案。

所以，月称说了什么？

他写了三首……
三首半颂，梵文叫 sloka，
专门讲述应向谁传授这些教法。
这几首颂词美极了！他说：

"哪怕是一个普通凡夫，
当他听闻空性时，
内心也会一再涌起巨大的喜悦，
泪水湿润眼眶，
身上的汗毛也会竖立。"

哪怕是普通凡夫，
不必是牛津人——一个牧牛人就可以，
任何普通人都是可以。

"对于这样的人，"他说，
"他已具有圆满菩提心的种子，
是最殊胜的法器。
应当向他传授究竟实相，
由此一切功德将会生起。"

因为这部经相当长，
我并没有完全读完——

也有些艰深。

——有些……什么？

——艰深。

所以我可能无法

把其余的内容全部概括完……

但我会讲几个我读到的部分。

不过在那之前，

我要给大家传一个“肺”——

也就是一个成就法，

修法是修释迦牟尼佛的——

因为今天是释迦牟尼佛的日子。

这是麦彭仁波切所著的。

接受传承之后，

有意愿的人请修持这个法。

【藏文：释迦牟尼佛肺传承】

就这样，文殊师利出发了。

文殊师利来到的时候……

你们记得吧？

维摩诘非常富有，非常非常富有，

有许多保镖之类的。

但当文殊师利到达时，

什么都没有——

没有保镖，没有椅子，没有桌子，什么都没有。

唯一有的，就是维摩诘躺着的那张床。

维摩诘看到文殊师利来了，

就向他问候。

每一个字都很关键。

他问候的方式是这样的：

“哦，文殊师利！

你来得真是……完美。

你的到来，就是到来本身的圆满，

你从来……在过去……”

就是这样子。

然后文殊师利的回答是：

"你说得对！

已来者，未曾来过；

已去者，未曾离去。"

就是这样……你知道，

完全是另一个层次的互相问候。

无论如何，文殊师利问道：

"你身体怎么样……？

我是被佛陀派来看望你的，

看看你是否好转了，

是否比以前更有精神，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病的，

已经病了多久，

什么时候能好。"

哦不对，等等——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病的？

已经病了多久了？

现在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能好？"

维摩诘的回答是：

"哦，文殊师利！

只要我的无明还在，

只要我对轮回的贪爱还在，

我的病就还在。"

然后他说：

"直到每一个人都还在生病，

每一个众生都还在生病，

只要所有有情众生还在生病，

我的病就还会存在。

当所有有情众生从病苦中解脱，

我才会从病苦中解脱。

因为菩萨安住的地方是有情众生，
病苦安住于轮回之中，
当所有有情众生从病苦中解脱，
菩萨也才会从病苦中解脱。”

然后他说：“你问我是怎么得病的？”

他说：“菩萨的病……

菩萨会生病，
是因为悲心。”

这时文殊师利环顾四周，
什么都没有——
没有家具，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人。

文殊师利就问道：

“你怎么没有什么东西，
也没有人来照顾你？”

维摩诘回答：

“文殊师利，所有佛刹都是空的。”

文殊师利的问题是：

“空于何物？”

维摩诘的回答是：

“空于空性。”

文殊师利的回应是：

“空性之中，还有什么可以空的？”

维摩诘的回答是：

“认为有空性，
正是需要被空掉的。”

然后回应是：

“但是，难道可以对空性生起概念吗？”

回答是：“哪怕这样想，也是一种概念。”

然后文殊师利问：

“我们应该在哪里寻找空性？”

回答是：“你应该在六十二种邪见之中去寻找。”

就这样，类似的对话一直持续下去。

与此同时，所有人也都在场，
因为他们都想看看发生了什么，
舍利弗也在其中——他想：

"这里没地方坐啊。

这些阿罗汉和菩萨们要坐在哪里？"

维摩诘知道他在想什么，

就对舍利弗说：

"你来这里是为了听法，

还是来找座位的？"

然后维摩诘接着说：

"是的，一个渴求佛法的人，

连自己的身体都不执取，

又怎会执取座位？

渴求佛法的人，

不应执取：

色、受、识、行与心。"

讨论就这样继续下去……

现在我们需要去一下洗手间。